

文化 热点

《陈州笔记》： 一座文学的丰碑 一种精神的传承

□记者 黄佳

本报讯 10 月 31 日,由郑州大学出版社、淮阳区委宣传部、淮阳区文联、周口市新华书店共同主办的《陈州笔记》永存人间——孙方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新书发布会在周口市新华书店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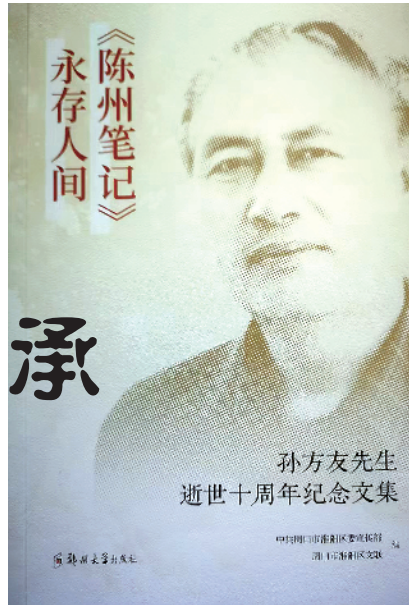
孙方友生于淮阳新站镇,一生创作总量逾 700 万字,涵盖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散文、影视剧本等文学体裁。其代表作《陈州笔记》(四卷)与《小镇人物》(四卷)共计 756 篇,以清末至当代的陈州(今淮阳)为背景,塑造了 1000 多个鲜活人物,被译成英、法、日等 12 种语言,在 23 个国家出版,创造了新的文学地标“陈州”与“颍河镇”,成就了“古有《聊斋志异》,今有《陈州笔记》”的文坛共识。

新书发布会上,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图书编

辑孙精精介绍了该书的出版过程并谈了自己的感悟:“在稿件的编辑整理过程中,我对孙方友先生其人其文有了更深的认识。孙方友先生从丰富的生活阅历中汲取文学养分,书写着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中原大地,以极具传奇色彩的风格区别于省内作家及国内的同期作家。”孙精精还说:“此外,《孙方友年谱》已经列入‘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明年将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孙方友先生的胞弟,曾任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墨白深情回忆:“大哥常说,文学是照亮黑暗的光。他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视。”墨白还讲述了孙方友晚年仍坚持手写创作,甚至在病榻上仍用颤抖的手记录灵感的往事,其对文学的虔诚深深影响了自己。

周口市文联副主席、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柳岸表



示,孙方友先生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新笔记体小说”,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技巧和时代精神。

淮阳区文联主席傅世桢说,这本纪念文集既展现了孙方友先生苦心孤诣的文学成就,又辑录了研究先生文学成就的文章,还收录了文学艺术界追思先生的诗词楹联和深情文章,以及社会各界悼念活动的新闻报道,将激励淮阳文艺工作者奋勇前行。

缅怀和告慰

○董素芝

孙方友先生是“周口作家群”的杰出代表,是淮阳的骄傲,也是周口文学的旗帜和标杆,更是一个文学地标式人物,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十多年过去了,颍河的水波依旧在方友先生的文字里荡漾,陈州的烟火仍在他的叙事中升腾,回望他用笔墨立传的一生,重温他笔下的文字世界,我知道方友先生没有离去,还活在他那些鲜活的故事与人物里。

2023 年 7 月 12 日,参加周口市“文学之乡”授牌仪式的几位新站籍作家在活动结束后相约回到自己的故乡淮阳新站镇,也就是孙方友、墨白兄弟笔下的“颍河镇”。这次回家,是对方友先生的集体追忆和缅怀,也是这次的集体缅怀,有了这本厚重的《陈州笔记》永存人间——孙方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问世。

这本纪念文集,既是对方友先生创作生涯的梳理,也是对周口文学的溯源,更是对文学精神的传承。1974 年,方友先生创作的《颍河上的老艄公》刊发在《淮阳文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78 年,他的短篇小说《杨林集的狗肉》发表于《安徽文学》,开了周口本土作家作品发文学大刊的先例,对周口本土作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在近 40 年的时光里,方友先生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域”——“陈州笔记”记录了清末民初陈州的世俗民情,“小镇人物”描摹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市井百态,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部带着体温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史。

他的文字里藏着最深的乡土情怀与人性洞察,他笔下的颍河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应有尽有,无论是《雅盗》《神偷》里亦正亦邪的市井奇人,还是《蚊刑》《媚药》中折射世情的传奇故事,都在几百字的篇幅里道尽生活真相与人性复杂。这些作品既有古典笔记的精粹隽永,又不乏现代意识的深刻照亮,被评论界称赞“古有《聊斋志异》,今有《陈州笔记》”。

2013 年 7 月 20 日,他去世的 6 天前,在淮阳宛丘客栈,面对百余名周口作家,他语重心长地说:“写作比拼的是一种耐力,文学这条路就意味着成名前要守住寂寞,成功后要守住名利的诱惑。从某种意义上说,缓慢才是成功的捷径,慢工出巧匠。如果你当作家有虚荣心,那就写不出好作品。你有了生活积累,又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开阔的艺术视野,再加上先天的灵性和后天的修为,定能硕果累累。”这赤子般的话语,表现出一个老作家的拳拳之心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这本纪念文集既是对孙方友先生的缅怀,也是对他最好的告慰——十多年过去了,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未曾中断,他所记录的人性光辉永不褪色。愿我们都能从方友先生的文字中汲取力量,坚守初心,笔耕不辍,让周口文学不但有普遍高质量创作的“高原”,也有传世经典构成的“高峰”,再创周口文学的辉煌。

在我看来,孙方友先生是为我们小镇立名的作家。我家距先生家仅一箭之地,镇上的草木虫鱼、喜怒哀乐、人情冷暖,常人会觉得与周边其他乡镇没啥两样,在乡亲们口中,新站就是个集。小时候和爷爷、父亲去赶新站集的时候,大多是步行前往。一路上,听他们讲镇上有本事的各种人物,有的听了之后就忘了,有的听了便在心中记下了,这记下来的其中,就有小镇走出去的文学家孙方友。他们讲完了孙方友先生的故事,又开始表达对我的期许,从他们眼神中,我能读懂他们殷切的希望:将来的一天,我也能通过文字成为孙先生那样乡邦妇孺老幼共知的人物。

作为集市,镇上纵有形形色色的人、熙熙攘攘的普罗大众,但若没有孙方友先生妙笔生花的描写、推介,也确实与其他乡镇并无二致。原本寂寂无名的小镇,是孙方友先生擦亮了它的底色,使其熠熠生辉,并不断把它推向文学世界的舞台中央,使之成为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刘震云的延津等一样享誉文坛的重要地标之一,并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别称——“颍河镇”。他不仅用手中的笔为其自身立名,也用其具有独创性的“新笔记体小说”为我们共同的小镇——新站,立名、扬名。他的文字走多远,我们的家乡“颍河镇”的名声就传播到了多远,远到我们镇上纯朴的父老乡亲从来没有到过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先生去世那年,我刚大学毕业,虽耳闻其名、目读其文已久,但与孙方友先生终缘悭一见。让人欣慰的是,我有幸结识了孙方友先生的两个同胞弟弟——孙方朋老师和墨白先生。孙方朋老师,是我读初中时的校长,他提倡学生多读课外书,鼓励学生大胆创作,办有校报《新兴报》,这样开明的举措、超前的眼光,在二十多年前的乡村中学恐不多见。其中一期校报,我有豆腐块大的文章在上面发表,给了我“长大当个作家”的梦想。20 多年过去了,那天我满怀激动的情状记忆犹新。

今年秋天,我先后两次见到墨白先生,这位和孙方友在中国当代文坛昆季并擅才名的著名作家。墨白先生也是“颍河镇”的缔造者,目前我所读到的他的文学作品都与“颍河镇”有关,他以现代主义行世的先锋小说家的作品,和孙方友先生的现实主义作品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创造了文学王国“颍河镇”。

今天,孙方友先生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人生传奇仍为人津津乐道,其笔耕不辍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文人风骨仍为人钦佩感念,其对“新笔记体小说”文体的开创之功仍无人匹敌。文章千古事,作家的生命,会通过他的作品延展到无穷的远方。晚生的吾辈,如果了解到前人都写过什么,取得了怎样的高度,这高度又是如何达到的,并在承继借鉴中发展,那么,颍河的秋水仍会充沛地继续东流的,我想。

孙方友：为『颍河镇』立名

○李志远